

根植优秀文学 开出美丽生活



□张莹

又一部年代剧火了,《六姊妹》热播,她们的成长故事吸引了观众。

从《人世间》到《南来北往》,再到2024年爆火的《小巷人家》,年代剧似乎成了电视剧受欢迎的流量密码。

《六姊妹》第一集里,老太太何文氏带着大孙女何家丽从乡下到城里家丽父母的家,城市里人来人往,甚是热闹,一眼望去全是陌生的面孔。原本父亲何常胜要来接,偏巧母亲刘美心突然生产,邻居家小女孩张秋芳领着祖孙二人奔保健院而去。对于50后、60后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桥段,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很多因为父母工作忙碌被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家。对于这代人,他们的模糊记忆,有遥远的村庄小河,有乡下奶奶的宠溺,有回到城市和父母的疏离。想来这个故事的写作者,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孩子。

《六姊妹》讲述了从上世纪6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普通家庭中六个姐妹的成长故事。何常胜渴望生个儿子顶门立户,却在20年里连得6个女儿,剧中刻画了六姊妹鲜明的个性和成长轨迹,让观众感受到她们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选择和努力,对她们



之间的亲情、爱情、友情刻画得非常细腻,涉及了女性地位、家庭责任、社会变革等思考。剧中的场景、服装、道具等都高度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风貌,能够让观众沉浸在那个时代的独特氛围中,满满的怀旧感。

这部剧开篇就以怀旧的氛围打动观众,小演员们自然流畅的表演非常加分。我发现,当下很多影视剧,小演员有时候比成年演员表现更好。童年何家丽的扮演者王墨瞳,泼辣飒利、冷静果敢,刚刚从农村回到城市,两条麻花辫,清秀可爱,但毕竟是跟着奶奶在乡下长大的,野性十足,一拳就把欺负她的男孩子打倒,之后剪掉辫子,立志像男孩子一样保护全家人,她黑眸有神,演出了大姐的坚定和担当;和何家丽不打不相识的汤为民,扮演他的小演员演出了又怂又义气的特质;童年

张秋芳的扮演者许多多,文静可爱,和何家丽一静一动,为以后的剧情做了很好的铺垫。何家六姐妹,光演员就用了26个,从形象到气质,都衔接得非常不错。

六姊妹的童年和青春期,除了小演员以外,扮演何老太的奚美娟和扮演妈妈刘美心的郭君梅算得上电视剧前几集的定海神针。奚美娟把老太太通情达理、全家主心骨的感觉演得丝丝入扣,温暖又慈爱的气息扑面而来;郭君梅饰演生育了六个女儿的女工,这个角色很难把握,但郭君梅赋予角色坚强、自立,不时又透出委屈和心酸,她在自己的男人面前从不表现服输,却又敏感地偶尔憋屈,特别是她生了女儿准备送人又反悔那一段,那种“难看”的哭泣,让观众为之动容。

梅婷是这部戏的绝对女主角。因为是年代戏,时间拉得太

长,何家丽青春期的扮演者沈月,演技非常在线,她洋溢的青春、青涩的恋爱,都拿捏得非常到位,延续了几时野性泼辣的性格。梅婷饰演的成年何家丽形象偏文静,观众看了好几集,终于适应了她的形象。

高露饰演的何家文人如其名,沉稳懂事、落落大方,她是六姐妹中最顺遂的那一个,所以在生活中,满目的温柔和幸福。高露的表演不显山不露水,存在感不强,正匹配角色本身。

存在感最强的非三姐何家艺莫属,从小就喜欢争、喜欢比,姐姐有什么她也要,心高气傲,思想前卫,想来她的人生经历也是会跌宕起伏,不出所料她成为最有钱的那一个,大波浪、毛毛领是标配。颖儿成功地立住了人物特质:爱美,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喜欢的墨镜;鲜活,所有情绪都写在脸

上。

吴倩扮演的四姐何家欢则自带悲情,因为学习好,把顶替妈妈工作的名额让给妹妹。喜欢青梅竹马的男孩,到头来却是自作多情。吴倩身上似乎有淡淡的忧伤印记,而这气质和《六姊妹》中何家欢的气质吻合,让观众心疼不已。

这两年代剧精品频现,除了这类作品本身打动人的怀旧特质,剧本好是很重要的因素。从《人世间》到《南来北往》《小巷人家》《六姊妹》,都是扎根于优秀小说而生长出来的优质剧集。

《人世间》是著名作家梁晓声历经多年推出的精品力作,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当下,以周家姐弟三人的生活轨迹,描述中国社会和百姓生活的巨大变迁。以这部120万字的长篇小说托底,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殷桃、丁勇岱、萨日娜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完美地还原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成为2022年影视剧的标杆作品。

2024年开年剧《南来北往》出圈,该剧改编自小说《三棵树》,由著名编剧高满堂担任编剧,通过一列火车见证祖国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的蒸汽火车上,青年乘警汪新和老铁路警马魁的不打不相识,串起南来北往的故事。

刚刚过去的2024年底,又一部年代剧《小巷人家》创下8.2分的网评高分。2025年开播的《六姊妹》,成为首部实时收视率破4%的剧集。

在优秀文学的土壤里,开出美丽生活,这样的剧我们爱看。

重温《花样年华》：克制又深沉的爱恋



□王文轩

在王家卫的作品序列中,《花样年华》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电影作品。25年后,这部经典之作以导演特别版的身份重映,增加了电影时长和未曝光的情节,经过4K高清修复,再次走进观众的视野,重温25年前那段克制又深沉的爱恋。

《花样年华》常看常新,它的艺术魅力在于导演以极简的故事情节构筑起复杂的情感关系,在有限的空间下表达无尽的爱意。“在电影中,空间是个相当重要的因素。”《花样年华》中设置的每一个物理空间都与人物心理和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影片中出现的空间虽少,但正是在这种克制的空间表达下,情感的生发才更加热烈,留给观众更多想象的空间。

狭窄的公寓楼道、幽暗潮湿的雨巷和红色光影交错的旅馆房间是影片极具表意性的物理空间。故事的开始,周慕云和苏丽珍相识于拥挤的公寓走廊,嘈杂的背景音和来来往往

的人群交代了两人的居住条件,也将上世纪60年代真实的香港小资生活状况呈现出来。楼梯造型的引入则对应着周与苏两人情感的攀升与坠落。在楼梯场景出现前,导演用了几个镜头和简短的对话,将周与苏彼此伴侣出轨的情节交代清楚,得知此事的两人心情是极为复杂的,楼梯便成为情感抒发的场所,昏暗的灯光再配合主题音乐,人物从镜头前走过,从楼梯口下行,只留下落寞的背影,这也预示着前一段感情在走下坡路。

第二次出现楼梯场景是在雨天,两人一上一下迎面而来、相视一笑,在楼道擦肩而过,似乎对各自伴侣出轨的事已然心照不宣,雨扰乱了心绪,两人在房门口的对话,也多了分试探,这也是两人互生情愫的起点。西餐厅和出租车作为两人谈话的场景,两个空间的布置具有相似性。在西餐厅中,红色的座椅、灰色的墙壁和翠绿色的碟子,简单却又不单调,出租车中也选取了红色的椅子搭配灰暗的环境。选取这些色差大的颜

色交织在一起,其实是人物内心的一种外化,红色象征两人的欲望,而灰色和绿色象征道德和世俗对二人的束缚,在每一次的交流中,两人的感情不断升温,但在外界的禁锢下,这段感情只能无疾而终。

2046号房间和红色长廊是片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存在,耀眼的红色窗帘摇曳飘动,配合昏暗的灯光底色,彰显了欲望与危险。在这一空间里,两人的爱情暂得片刻安宁,但伴随着周慕云的离开,2046房间也成为两人情感的埋葬地,让这段曾经汹涌的感情消失得无影无踪。

物理空间的局限性也造就了独特且克制的镜头语言。影片的构图、镜头运动就像这段感情,含蓄且浪漫。片中多用固定镜头和中景景别,在生活化中将这段情感自然流露,而框架式构图和主观视角体验的融入,让画面更具美感与动感。为中和固定镜头会带来的沉闷,导演多用框架对称等构图形式,将中国宋代“框景”山水画传统引入其中,再配合景深的使用,让画面更具透视感。比如苏丽珍被房东太太说要安分守己后,独自一人站在窗前望向窗外,巧用窗户的造型,仿若一幅极具东方韵味的画卷,还有在酒店的红色长廊中,虚化的光影前景和清晰的人物背影相照应,让背影更显落寞,虚实相生的层次中,形成间离效果,也

代表着若即若离的情感距离。

导演还多用遮盖式的黑场镜头,比如在开头,周慕云去妻子公司询问妻子去向这里用到了类似于“猫眼式”的圆形镜头,还有周和苏在房间内的约会,镜头只露出下半部分,给人一种仿佛低视角偷窥之感,这种镜头的采用符合两人这种不被世俗道德认可的情感态度,笼罩在被监视的心理压力中,随时都可能被发现。缓慢的镜头运动与剪辑策略,让隐匿的感情更加模糊与细腻。26次的擦肩而过经过慢镜头与定格处理,代表着两人情感在本我与超我中的不断碰撞与纠缠,犹如刚下过雨后的天气,潮湿且黏腻。

《花样年华》的空间叙事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情感表达范畴,也是对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记忆与书写。影片中公寓地处香港却时时处处充斥着老上海元素,女主角苏丽珍、房东太太和女佣王妈都是上海人,她们的衣食住行、娱乐活动、语音语调等都有着浓厚的上海味道,最为直观的就是苏丽珍的旗袍,还有精致的茶具、上海麻将和保温桶等都是十分典型的上海物件。居住空间十分贴合上海布局,色彩陈列也具有“海派审美”。这种别具一格的打造,则是出于对时代背景的呼应。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